

■小小说

## 搭桥

□张志勇

河沿村是山里的一个自然村，比较偏僻，有20多户人家。村旁有一条河，河上只有一座年久的木桥，汛期发洪水时被冲没了，村里唯一通向外界的“路”也断了，至今也没人管，村民去外面只好蹚水过河，不然还要翻过两个山头绕几公里路。

山里的冬天冷得早，河面上结了一层透明的冰，冰下面的河水依然缓缓地流淌。

这天早上，王家俩兄弟急着过河去镇里办事。俩人到了河边，看着河面结了冰，也不知道哪些地方能过。王二虎性子急，想踩着冰面过去。王大虎急忙拉住王二虎，他从地上捡了块石头砸向冰面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冰面砸了个窟窿，兄弟俩也不敢贸然过河了。

河水不是很宽，最深的有半腰深，天热时村民习惯卷起裤管蹚过河去，冬天这么冷咋过？

兄弟俩上下来回看了看，最窄处约两米，商量了一下就返回家里。不一会儿，从家里抬来一块门板，门板是从大门上卸下来的。

兄弟俩费了好大劲儿，才把门板搭在河面两头的大石头上。试了试，特别牢固，顺利从搭的门板上过去。

二虎对大虎说：“哥，咱过去了，门板咋整？放在这里万一被谁拿走了咋办？”

大虎说：“咱先把门板抽过来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等咱俩回来时再搭上，把门板抬回家。”

正当兄弟俩去抽门板时，对面跑来了村里的李且，高喊：“王家兄弟，我也要过河！”

大虎一看是李且哥，便问：“李大哥，你过河去干啥？”

“去镇里儿子家看孙子，半年多了，想孙子了。”李且笑着回道。

兄弟俩停住了手，让李且过了桥。李且刚从桥上过来，对面又传来了几声：“等等，我们也过河。”

他们仨人抬头向对面望去，只见五六个人从河堤上跑了下来。

二虎问大虎：“哥，咋办，让他们过吗？”

大虎正要回答，李且看着后面的几个人说：“让其他人过桥，不让孙财过，这货不咋样，经常偷偷摸摸。”

“让他过吧，大冬天的，说不定有啥急事。”大虎低声道。

“哥，孙财上次还偷咱家的西瓜，也没给钱，我吵他，他还骂我，不让他过。”二虎也不情愿让孙财过河。

“不能让他过，孙财这货太缺德。”李且大声附和道。

正说着，跑过来了五个人，孙财在后面跟着。

大虎说：“都是一个村的，不和他计较，让他过吧。”

大虎又对二虎说：“咱不抽门板了，看来村里人今天过河的不少。”

二虎点头道：“中！”

孙财长得瘦骨嶙峋，贼眉鼠眼，捂着肚子呼哧呼哧地跑过来。他刚一过桥就问：“谁家的门板？没人要我拉回家做床板用了。”

“孙财，你咋这么贪财，这是大虎家的门板，专门抬来过河用的。”李且对孙财呵斥道。

孙财嬉皮笑脸地对李且说：“李哥，人家大虎没吭声，你胡说啥哩。”

二虎看着孙财那蛮横不讲理的德行，气愤地想抽他耳光。

“孙财，这是我家大门上的门板，今天有急事过河才抬来的，你过就过，不过拉倒。”大虎厉声斥责孙财。

突然，又从河对面传来高高的叫喊声：“等等，俺也要过桥。”

众人向对面望去，只见村里的赵柱背着他娘急匆匆地从河堤上下来。

孙财一看是赵柱，他不耐烦地叽歪道：“快，快把门板抽了，赵柱又背着他那病娘来了，晦气，不让他过。”说着弯下腰就要去抽门板。

大虎当即拍了一下孙财的肩膀道：“别抽，可能赵柱他娘又犯病了。”

孙财忽然想到，上次去赵柱家偷鸡被赵柱发现，鸡没偷成，还被赵柱踢了一脚，一直记恨在心。他趁人不注意，恼羞成怒，一脚把门板踢进了河里。

“孙财，你干啥哩，你咋真不是东西！”大虎气得骂道。

二虎看到孙财把门板踢进河里，也被气得一脚把孙财踹倒在地。骂道：“你这个孬货，真不是个东西。”

李且对孙财大声吼道：“你现在下河，把门板弄上来，要不然也把你踹进河里。”

孙财看到李且、二虎急得凶狠的样子，立刻吓呆了，连忙鞠躬哈腰向他们求饶：“我、我不敢了，我下河弄门板。”

“兄弟们，赵柱娘又犯病了，人命关天，咱赶快下河把门板抬上来，送赵柱娘过河。”大虎对众人说。

几个人不由分说，纷纷跳进冰冷的河里，把门板抬了上来，重新把桥搭好，轮流背着赵柱娘向前跑去……

两天后，河面上架起了一座两米长的木桥，桥上写着“良心桥”，村里人纷纷猜测这是谁建的？



## 苦到极致便是甜

□原称凤

一直以来，我是不怎么吃苦瓜的，直到有一次在饭店里吃上爽口的苦瓜后，我发现它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苦，甚至还有一种特别的清香，之后苦瓜就常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。直到那一天，当我切开苦瓜时，发现里面的瓤竟是红色的，连瓜籽也被红瓤包裹着。我暗自思忖，平时白绿色的瓤怎么会成红色的呢？是坏了？我本想直接扔掉，但没忍住好奇，于是用指尖掐了一点，放在舌尖试着尝尝味道，这一试，我才想出来那句话，因为这个瓤是甜的。

就是这一小小的发现，竟让我悟出很多生活中的道理。

首先，是等。当我和其他人的意见不一致时，我不再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我也不再那么暴躁，我在等，在听解释，这在以前是少见的。我属于那种看似平和实则刚强的性格，尤其是遇到很着急的事情，我常常会说惊人，不是脏话，但绝对伤人。我也常常会以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态度来处理问题，我不想拖，就想当时就有结果，想赶快把糟心的事情赶走。然而每次用这样的办法处理完麻烦后，常常会后悔不已，想着如果当时能控制好自己情绪，何至于会是那样的结果。现在则不同了，我有时会对自已说“事缓则圆”。不再去争论谁是谁非，争来争去有什么意义？即便是争出了对与错，又会对以后有什么好处？在遇到不公时，我常会对自已说那句“你强任你强，清风过山岗”来说服自己，让自己稳定下来。

其次，我开始变得佛系，总会有物极必反、否极泰来这样的心态。大自然是很奇妙的，很多自然现象都是有规律可循。比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最热的时候是三伏，热到极致就该慢慢降温，最冷的时候是三九，天寒地冻时就应该慢慢升温；比如月儿的阴晴圆缺，十五的月亮很大很圆，过了最大最圆的时候，它必定开始变得暗淡残缺；比如股票的涨跌，一只股票不可能一直涨，无限涨，到了一定高位，它就要跌下来。那条曲线如同人的生命线，会随着外界的环境变得错综复杂，然而它是跳动的，是有生命力的，一旦停下，就会失去动力，失去生命。当我们处在低谷时，要耐下性子，守得云开见日出；处在高峰时，一定要保持清醒，不然必会高处不胜寒，站得高摔得重。

生活中，总会苦乐参半，悲喜交迭，如果你现在苦着，没有关系，你会比其他人更易尝到人世间的甜，会更加真实地体验到快乐和满足，就如那渴到极致时的曹军，仅仅一个谎言就能让他们口齿生津。苦是暂时的，任何苦都不会一直跟着你，他来的目的就是考验你。浸泡在糖罐里的人们，也不要忘了曾经的苦，对比一下身边人的苦，就会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甜，对那些微不足道的苦嗤之以鼻。

要相信，苦到极致则是甜，要相信撑过今天的风雨，必定会看到明天的彩虹。

## 思念是一根

## 长长的面条

□薛福霞

自从大宝到远方工作后，荷就爱上了吃面条。

下班回家，无论早晚，累或不累，她总是第一时间奔向厨房，烧水、下面、兑调料，打一个鸡蛋，放几片菜叶，撒一撮葱花，滴几滴香油……十几分钟后，一碗清香恬淡的面条就上了餐桌。

拿起筷子，荷总有些恍惚，她的大宝在遥远的地方，和家人错着长长的光阴哩！太阳总是先来到窗前露个脸，再带着妈妈的思念赶往远方，悄没声儿地偷看儿子工作的身影。

起先，荷吃起面条来充满仪式感。缓缓挑起长长的面条，看热气袅娜地游离到空中，白烟化为缥缈，又朦胧成眼前的水雾，再轻轻地一小段一小段地咬着面条，慢慢地含在嘴里，细细咀嚼。

后来，荷把面条煮得黏黏的，不再奋力嚼断，那绵绵长长的面条分明是母亲的思念！

荷不会忘记大宝临行前那几天，她忽而喜悦、忽而悲伤，常常停止手中的忙碌，揩一下滑落的眼泪。

荷不会忘记，她像个“半仙”一样在日历上反复挑选，择一个适宜的日子，催着大宝非订那一天的车票不可！

荷不会忘记，临行那一刻她复杂的心情，既想多送一段路，又忍不了离别的痛。

荷至今记得，大宝的发小硕驱车相送，她执意同往。俩孩子在前排聊天，她在后排拍风景，只是每个风景里都有大宝。

到了省会车站，荷故作轻松地提议和大宝在车站广场合影。大宝亲昵地揽着荷的肩头合了影，然后就进站了，荷甚至没有看清楚大宝的背影。其实她是想拥抱一下儿子的，还想把包里的苹果让他带着路上吃，一时间竟然都没有顾上，就匆匆别过了。

硕陪着荷去车站附近的小饭店吃饭，坐下来时他们才想起应该先让大宝一起吃了饭再走，时间宽裕着哩！

硕点了一份米线，荷点了热干面。等饭的工夫，迎面看到墙上贴满了便利贴，这是年轻人的领地，有记录爱情的，有纪念旅行的，也有鼓励自己考研、考公上岸的，花花绿绿，温馨而又励志。荷也拿了一张贴纸，写上：“祝我儿平安快乐……”还没落款，一大滴眼泪已经润湿了字迹。

面上来了，荷的泪水落入碗中，她飞快地往嘴里送面条，咸的、香的、温润的、筋道的，都在嘴里混合着，一股脑儿咽下去。荷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快，三下五除二，面条见了底。她一边欣赏墙面上照片的样子，一面跟硕讲自己的旅行。硕一边吸溜米线，一边懂事地点头，他很少说话，他在共情着这位眼里含泪、嘴角含笑的母亲。

“上车的饺子，下车的面”。大宝远行去了，从此母子之间只剩下深深地牵挂，把思念做成长长的面条，一餐一食。